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每逢星期六發行

全年五十期
連郵費一圓五角
國外四圓
零售每份三分五

中華民國十六年
七月二十四日出版

生活

民國十四年創始

編行者
生活週刊社
上海環龍路環龍別業
電話 七一五三二

國民政府實業部商標局註冊
內政部登記

第二卷 第三十八期

過來人的話

潮聲

(一)一件皮馬褂不翼而飛

我十歲而孤，我母含辛茹苦，以教以養，那時候我雖在小學念書，除了背誦幾句死書以外，竟不知天地為何物，更不知家室之艱難，在十一歲的那年冬季，看見許多同學都穿了皮袍皮褂，不覺羨慕起來，回去請求母親替我也做一套皮褂。母親含淚對我說：家貧幾無以為炊，做一件皮褂至少七八塊錢，那有這力量呢！但是我為虛榮心所驅使，非惟充耳不聞，竟大哭大吵了。母親拗不過我，只得把自己穿的舊皮襖，改做了一件馬褂給我穿。我得意到萬分，穿了就出去與鄰右小朋友玩踢毽子，踢了多時，覺着暖了，便把皮馬褂脫下來向旁邊的石頭上一放，仍進行我們的遊戲，到了日落西山，要想穿皮馬褂回家，那知已不翼而飛了，嗒然若喪者好久，只得悻悻而回，告訴母親，母親哭了一回，又叮囑我許多說話。從此我永不再想穿皮衣，母親卻也為了我而無皮衣了。現在我年四十歲，吾母親已去世十五年，我每穿皮衣，總回憶到三十年前的一件皮馬褂，不知不覺的要掉下幾點眼淚。不瞞讀者說，我寫到這裏，吾心酸極了。唉！這一件小小故事，也可以見得虛榮的害人。實在小孩子何嘗需要穿皮衣，不穿皮衣何至於凍寒，無非羨慕人家而勸的虛榮心罷了。現在一般豐衣足食人家，襁褓小孩亦穿皮大衣，在他自己並不覺得什麼，無形中不知要害多少人家父母的受累。我曾把此事告前蘇常鎮守使朱熙氏，朱氏大感動，遂定家法，子女不滿二十歲不許穿皮衣。若朱氏者，有己飢己溺之風，可謂今之善人矣。

★ ★ ★ ★

本期目次

過來人的話 潮聲
最近全世界第一出風頭的人 心水
日本也想出風頭 記者
從醫學上觀察日本人的現代生活 殷木強
有趣味的紀事
一位美國人與一位中國人的自述(二十二) 鄒恩潤譯述

最近全世界第一出風頭的人

心水

你猜是那一個？

如果略為曉得，不可不看！

如果一點都不曉得，更不可不看！

最近世界上各國報紙所紛紛登載的有一個人；各國人士，無論男女老幼，有一個嘖嘖稱羨的有一個人。這個人到了巴黎的時候，法國舉國若狂，人山人海的出來瞻仰他的丰采，熱誠的歡迎他，有人說比美國威爾遜總統到巴黎參加和議的時候還要盛！這個人到了倫敦的時候，英國舉國若狂，人山人海的出來瞻仰他的丰采，熱誠的歡迎他，有人說比英王英后出巡的時候還要盛！這個人到了紐約，美國更是舉國若狂，美國政府特派專員籌備歡迎，大總統親加慰問，親授獎章，同時有兩千架飛機在天上飛翔，表示歡迎。他到華盛頓的時候，許多人寫給他的賀信，郵局用五輛火車專運給他！有人說比在歐戰建有大功的美國大將波興將軍回國時候還要盛！

你猜是那一個？這位最近在全世界上第一出風頭的人，不過是一位二十五歲的青年！他是在飛行界開一個新紀元的飛行家！他的事情有趣得很，不可不看！

我在未講這位青年『一鳴驚人』的事業之前，先略為講點他的歷史，免得大家弄得『無頭無腦』。他的名字叫做『林德白』(Charles A. Lindbergh) 他父親曾經做過國會議員，已經逝世，現在只有一位母親。他的母親現在一個中學校裏面擔任化學教員，是一位賢母。所以林德白乘飛機一直不停的由美國紐約，飛過大西洋，一到法國巴黎的時候，他第一句答美國在法公使說的話是：『是的！我竟得飛渡到此了！』第二句就問：『已有人通消息使我母親知道嗎？』做了驚動全世界事業的這位青年，念念不忘他的賢母。

從前雖也有人用飛機渡過大西洋，但是中間各段總有輪船候着避險，而且時間費得又多。這次林德白從紐約乘着他自己所備的一個小飛機，飛過三千六百三十三英里(即萬餘里的中國里)的遠途，中間一直不停，只費了三十三小時零二十九分鐘，為飛

庚子之役，為予第二次革命之失敗也。經此失敗而後，回顧中國之人心，已覺與前有別矣。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歎惜，恨其事之不成矣。(中山先生說的話)

日本也想出風頭

記者

據本年七月八日大陸報所載專電，說日本政府當局對於航空事業，鑑於美國最近的大出國際風頭，一面在各部政務會議時，提出積極改進飛機與飛行術，一面正在規劃飛渡太平洋，由東京直達美國西雅圖的辦法，不久可見實行。並云飛渡時要用日本自造的飛機。我也希望我國也要起勁起勁，不要事事落人後。

行界破天荒的舉動！

他在飛行的途中，共總只吃了一塊牛的夾肉麵包和一些水，他飛行時，最怕的是打瞌睡，因為一打瞌睡，就要從天空中去下來，不是好玩的！

據林德白自己說：飛過紐芬蘭（看圖）之後，氣候大變，使人受不住，倘若早知道這種可怕的氣候，或者在美國就不敢動身，也未可知；既經鑽了進去，只得向前猛進！離了紐芬蘭一千英里後，飛機衝入天空紛飛的雪裏。有的時候，離驚濤怒浪的洋面僅約十尺；有的時候，因為要避霧，竟高出洋面一萬尺以上。此時眞像騰雲天上，與人世間好像完全脫離了關係。

林德白八歲時和他父親共攝之影

林德白小時是在田裏工作的兒童，後來自己覺得性情很近於機械學，便用心去學。在歐戰的時候，他已入飛行隊服務，但是從來連海都未曾飛過，洋是不用說了。他這次所用的飛機，費了兩千金圓，由他自己規劃的製造的。本有一位法國人願出二萬五千金圓，獎勵第一次一直不停渡過大西洋的飛行家。現在這項獎金，當然係被林德白獲得，此外他飛機上所用的汽油，替這家公司登了一個大廣告，那商家又送他十萬金圓；有許多公司要利用他的大名做廣告，情願送給他的總數有百萬金圓之多。不特如此，有幾家影戲公司要用他事蹟做劇本，送他的總數已有二十萬金圓，此外還有！眞可以算是『名利雙收』！世界各國人士對於他這件事何以如許『起勁』，因為這種事對於全世界的飛行事業有重大的貢獻，美國人何以尤其特別『起勁』，因為林德白是美國人，他受了國際的榮譽，美國『亦與有榮焉』，這是一國莫大之榮，安得不特別『起勁』？

箭形所示即林德白所取的途徑。雖似曲線形，在實際是變來變去的途徑。

林德白關於他此次的成功，有一句很精警的話，他說他的成功是由於

他最初就一點不疑心他自己一定可以成功，這句話初看似乎沒有什麼意思，其實很有道理。他的飛行成功，似乎是三十幾小時的事情，但是在此之前，他對於機械學的深切研究，對於飛行術的深切研究，都是用實際的長時間的工夫，所謂『成竹在胸』，所以對於『可以成功』，『一點不疑心』，不是一時瞎碰的！還有一點，也可以說一下。他在美國未動身以前，許多美國有名的飛行家都在那裏空談闊論爭辯應該怎樣怎樣的可以飛過大西洋，並先在報上大吹而特吹，林德白則一聲不響，在某夜裏竟靜悄悄的乘着他的飛機離開紐約，向大西洋前進。等到事已成功，大家纔『瞠目咋舌』，『奔走駭汗相告』。這樣看來，我們切不要只顧吹牛，要切切實實的自己先幹去再說！

十六年七月十九日

從醫學上觀察日本人的現代生活

殷木強

(三)住

日本住宅大半是木造的，面積狹小，不塗油漆。既不如西洋式建築的宏麗，即我國的房屋能改良整理一下，也可比他寬暢些。不過他們的房子，間間清潔適用，這是我們所遠不及的，就大體上評論，也有相當可取的地方：

(一)他們的住宅，無論大小，總是單獨成一幢的，四周有些空地，種些樹木，不像我們一進進的包圍得密不通風。

(二)有一面或二面移動的長窗，可以自頂至底，完全打開，使太陽直射到居室裏。

(三)屋內的陳設，普通不過一張小小的矮几。鋪蓋衣服及一切用具，都放在壁櫥內，所以房間雖小，却比滿堆桌椅着的中國房子反而舒服些。

(四)他們的廁所和廚房，實在比我國進步得多。廚房因為不燒柴，所以不用十分大。但整理得井井有條，廁所有一定旋開的地方，不像中國的馬桶夜壺可以隨處移動的。大體的構造，一進去是小便處，用一個器通到下面的桶裏去，大便處是一間間隔開的，在地板上開放一個七八寸闊，一尺多長的空隙，排便人介此而立，使糞便通過空隙，落到下面去，性質和吾國北方的廁所一樣，不過糞桶在下面相距頗遠，好像和廁所完全隔離，所以覺得清潔些，普通家庭間常用的避臭消毒劑，是由樟腦和其他殺菌劑製成的。夏季也不致發生蛆和蒼蠅，這一點希望我國每個家庭裏能多少破費些。乃是傳染病預防上最有效的。尤其是夏天的時候，要格外注意。

(五)中等階級，家庭間總有間小規模的浴室和洗面所，但是面積也都很經濟的。

日本式的家屋，地下多用席子。進門時先要脫了鞋子，才能上去，這一層衛生上有利亦有弊。既與我國習慣不同，所以也不再討論了。他們房間的大小，是用席子分的。小的只有四席半，大的也不過八席那末大。房間互相連接；平時用紙糊的屏風隔開，必要時可打開使成一間較寬暢的房子。

(待續)

有趣味的紀事　一位美國人嫁與一位中國人的自述

鄒恩潤　譯述

（二十二）

西方人有一種很普徧的幻想，以為中國人的衣服式樣總是照舊的，總是永遠不變的，那裏知道中國婦女對於他們的衣裙褲子的尺寸大小，是很講究的．例如衣服上的花邊咧，鈕子的數目和地位咧，領子的高低咧；凡此種種，都依上海的風氣為轉移，各季不同的；猶之乎美國人也要受着紐約和巴黎的風氣影響，對於衣服式樣也非常講究．不但如此，美國人的衣服只顧到四季，在中國講究穿衣服的人每年竟有八季的區分，各時候有各時候的適當式樣和厚薄的材料．

在家裏的時候，我的婆婆做了許多針黹，她的左手雖然指甲很長，而用的時候却很伶巧好看．她看見我的美國式的『縫衣機』，很表示驚羨的樣子．據章卿說，婆婆在家鄉也有一個很好的用手工的縫衣器具，不過我的用脚踏板的，所以她老人家覺得新奇，也要試試看．我用手拿起她那兩隻穿着華麗小鞋的纖足，一隻放在踏機上的前一點地方，一隻放在踏機上的後一點的地方，她居然能把兩脚交換運動得很好，並且也縫了好幾條，不過很吃力罷了．

章卿，他的母親，和我，曾經一同到中國菜館去過．我的婆婆看見我不但能夠很自然的用着筷子，而且真能喜吃中國菜，很覺得高興．我們常到菜館裏去吃點許多好菜：用香料燒的雞鴨，魚翅，燕窩湯，湯裏還有鴿子蛋(是我最喜歡吃的)，此外還吃海菜，竹筍，蜜柿，蓮心，黍糕，和杏仁茶等等．

有一次我們到一家有屋頂花園的菜館裏去，當時我穿着美國式的衣服，旁桌的人看見我居然能用筷子，十分注意，大加批評，因為中國人很喜歡看見外國人慣於他們的風俗．其中有一位青年的婦人，用中國南方土語說道：『那位外國婦人一定是教會中人．』婆婆聽得懂這位婦人的話，聽了之後，她隨口用很仁慈的口氣對章卿說：『現在你要弄點美國菜與你的夫人吃．』那個婦人的評語及婆婆的建議，章卿都譯成英語給我聽．我當時覺得我的婆婆在大庭廣衆之間承認她的美國籍的媳婦，並不以為可羞，我心裏也很舒服．

婆婆很喜歡看戲，上海地方又有好幾個好戲院；所以婆婆住在我們家裏的時候，我們好幾趟陪他一同去看

我們一同去看的戲院裏，有半圓式的戲台，台上演着歷史的舊劇．台上各方掛有很華麗的繡品，地上舖有闊而且寬的天津地毯，無數電光照得全台燦爛奪目，伶人穿着往古時代所用的寬袍盔胄．如同西方『照利沙伯』時代的戲劇一樣，劇中的女子也是用男子粧成的，並且粧成小脚，如同纏足一樣．有的時候我覺得鑼鼓喧天，有點不耐煩；有的行頭粗劣，和所懸的美麗繡品及所穿的衣服都不相稱；不過我對於台上所演的故事都很熟

悉，所以對於劇裏的動作都能懂得，因此也看得津津有味；後來章卿告訴我說，當時婆婆看見我對於中國戲這樣有趣，又引起她老人家的奇怪。我們一同坐在花樓裏面。望着樓下，看見許多排的椅子，上面坐着許多鑽動不息的看客，其中有男的，有女的，還有許多小孩由他們的阿媽抱着的。在我們花樓前面的欄杆上，總有一壺茶放在那裏。其餘的地位還排着水果，如甘蔗，瓜子等等，裝在碟子裏面，同時還有其他食物，由頭戴小帽身穿藍布長衫的茶役兜售。時常有一個人提着開水壺來冲茶，有的時候還要拿着蒸熱的面巾給我們揩面揩手。章卿遇着這種面巾要遞過來，便大揮其手，叫他們趕緊拿開，並對我說：『這真是令人討厭的習俗，真不衛生！我不懂他們怎樣弄得來？』他對我說了，還用中國話對他母親多說幾句。他的母親對我所說的話，雖然沒有回答，但她眼裏很現出明白的神氣。

譯餘閒談　麥葛萊女士說西人以為中國人的衣服形式是永久一樣的。沒有變化的，這是實情，而且也不能怪那些不熟悉中國人情形的西人，就是我們東方人，有許多人對於西人的衣服，也不過覺得他們男子衣服像猴子，女的露臂袒胸，把奶奶和屁股前後凸出而巳，大概也要覺得他們的衣服也是永久一樣，沒有變化的。不但衣服如此，有許多中國內地的人初到上海等處，看見許多西人，覺得他們的臉都差不多，不大十分清楚，我有幾位朋友的女太太們：他們看外國影戲，常常把戲中各人的臉弄不清楚，以為看上去都似乎差不多，從反面看，我也更聽見西人告訴我，說他們有的初到中國的時候，看中國人的臉也好像都是一樣的，其實我們的臉，那裏能夠一樣！我們有一句俗語常說：『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正是說我們的臉，個個不同，這樣看來，東西民族隔膜和誤會的地方，實在不少，衣服面貌還是其『小焉者耳』。所以我們關於我們民族的實在優點，應該對世界有一種宣傳工夫。

講到戲劇，乃是一種專門學問，我是完全門外漢，當然不敢胡說一句。不過戲是通俗的一種教育工具，或娛樂的方法，不妨把我個人的意見提出，希望改良改良。中國戲的缺點，麥葛萊女士所舉的『鑼鼓喧天』，弄得看戲的人頭昏腦脹，實在討厭，我對女士十二分表同情，此外還有數點可以簡單說一下：(一)中國戲總有一次『全武行』，『全武行』裏面又夾着許多齷齪的人大翻其觔斗，翻了一次還不夠，要翻無數次，有什麼好看！真是討厭已極。(二)有許多不是要角的衣服往往髒得了不得，白袖子和白領頭，變成灰色袖和灰色領，令人作嘔，那裏有什麼美感！(三)時間太長，一看大半天，出了戲院，總有些不舒服，不如看影戲兩小時，就完的舒服得多。(四)影戲院先到先坐，就是定位置的，先定先選，不像中國戲的戲院，有的時候，出了錢還要受『拔目』的氣，所以我喜看影戲，和中國戲的戲院差不多絕緣。我以為生活裏面少不了娛樂，看戲也是娛樂的一種，所以提出來談談。